

通志  
臺經  
解

DE 12  
1.411  
389





門 12  
卷



孟子集註纂笈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朝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疾智反清米也清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旬反其久速仕止各當如字下同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同

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



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簫韶九成是也見虞書益稷篇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

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之振始始

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

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



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

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

玉終詘渠勿然也然也記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註詘然絕止之貌故並奏八音則

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伯各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

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

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

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初兮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

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武帝元鼎五年得寶鼎上問封禪儀寬論及此

案語錄云是時未有孟子之書必古曲中有此語然孟子之書出於文帝而董仲舒亦嘗辯孟子性善之說况兒寬又在後乃未詳語錄之意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夫

此復扶又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

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

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

三子之行去聲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

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

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

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業

禮司徒之職關司祿一官三禮辨云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此其證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

附庸若春秋邾儀父音甫之類是也春秋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春秋附庸

凡等字者方三十里名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音嗣下可食並同二千八百八十人

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

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

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

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家宰註府治藏

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若今衛士愚案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

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

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

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

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  
 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  
 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  
 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  
 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  
 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  
 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  
 倍下士者下士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  
 人賦田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  
 中九下九也小國二鄉每鄉之田一千六百畝二鄉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  
 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  
 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  
 人人賦田一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  
 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以糞糞多而力勤  
 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  
 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  
 案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里諸方百里而孟子公侯子男五十里小司徒云上  
 地家七人下地家六人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  
 中次食六人此與周禮不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  
 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  
 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  
 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見矣  
 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此不與王制同也王制註云此地殷所因夏商三等之  
 制語錄亦非之矣或以周禮兼附庸晦翁亦謂此皆強說先生嘗疑左氏所記  
 當時官號職名已詳而未嘗及府史胥徒則周禮蓋亦草定之本未及行者又  
 案王制疏云鄭答臨頌云王制復在孟子後盧植云漢文令博士諸生所作集



孟子卷之八 十一 亦仁

註所謂其事蓋不可一二追復信矣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

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

掇拾於煨烏回反燼徐刃反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音附

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

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莫結反張子曰獻子忘其

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

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

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䟽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  
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七到反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

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音厲又音賴  
又即葛反飯也不敢不飽敬賢

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

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見爾雅堯以女妻去聲舜故謂之甥貳

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  
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

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

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曲勿反以匹夫友天子而

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

待洛反

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

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書作懲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



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  
 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  
 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  
 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  
 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  
 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  
 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  
 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  
 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  
 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  
 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  
 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  
 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  
 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



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

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

以為獵而較音教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

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

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

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

物實之夫

扶音

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

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

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

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

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

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



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案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

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倉刀反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去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二字並去聲下同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偏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反之吏也

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

委吏乘田芻見論語序說

茁肥貌言以孔子

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

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

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聲貧賤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許既反謂之寄公

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如魯昭公為季氏所逐二十五年經

書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以待君命此即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也士無爵士不得

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

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去聲乏則周卹與恤同之無常數君待民之

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與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音胡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

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

來反下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伋言不以

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下同者左昭七年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士卑

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

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

煩猥鳥侮反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合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見檀弓相見以自通者

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音厲石也言其平也矢言

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

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

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

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

以又考其行聲也夫音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



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漢元平元年昭帝幼無嗣大將軍霍光立昌邑王賀為皇帝二十七日荒淫無度凡一千二百二十七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



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集註纂笺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氏曰任薛同姓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鋤深反樓樓之

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

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

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給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給則不得食

則將給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給音乾樓音婁

給戾也同拗揆固相違也韓揆手翻美揆手即給臂之義樓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

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

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

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毫



後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史記

趙王欲用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注瑟每

一弦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音

和所以斷丁亂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音木是也

曲禮下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為鴛鴨也匹音木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疏

武王時力士秦王於洛陽舉周鼎鳥獲兩目血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

弟音佛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

通志堂



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

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扶音行止疾徐之

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濼陋鹿醜舍胡反

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

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扶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分

大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句反無不可師不必留此

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

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

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



宜曰又得褒如似音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曰於是宜曰之傳為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據小弁詩序而言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變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北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

作此以自責也亦據凱風詩序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免反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疎同

怨慕號平聲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惲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惲口莖反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

也按莊子書有宋鈞刑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

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音下教強聒反古活不舎上聲見莊子天下篇疏去聲云齊宣王時人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

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

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鄰國季任為去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

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

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

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於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鄉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

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



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

相疏史記公儀伯尊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漢書曰公儀子相魯見

其家織帛種葵曰吾已食

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 駢譏孟

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駢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駢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舉其妻哭之哀國

俗化之皆善哭

見左襄二十三年。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闔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陷而隅為之崩其妻

孟姜也 駢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於

是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

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

頌音頌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

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又箋見論語十八篇孟子言以為為肉

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

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

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平聲明

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

為豈疑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

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韋

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按國語鄭桓公為周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云云對曰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

通志堂



韋為商伯矣又按成二年傳五伯之霸也註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杜氏兩存其說集註亦兩存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擄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力陰反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

方伯連帥帥

上所類反下所律反○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宮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擄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歆所洽反糴音狄奸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匱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引穀梁傳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

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



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古疏按史記慎到趙人也墨子云公輸子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楚王善之是慎子為善用兵也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聲上也用

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潮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

同之常制也



三公  
李治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  
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  
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  
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口很也  
反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  
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稅法二十分扶問反而取其

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與

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

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魏文侯時李克能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扶大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

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

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去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平聲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

上聲直諫多聞之士遠如字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

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二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

不朝笈見論語十八篇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  
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

囿公仰視蜚與飛而後去之史記世家孔子去陳適衛靈公聞孔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去衛如陳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  
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  
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見書說命膠鬲



遭亂鬻

余六萬 販

魚鹽文王舉之

膠鬲本商紂臣公孫丑為箕子膠鬲皆賢人也以紂之亂

隱於魚鹽故

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

去聲

國箋見論語十四篇 孫

叔敖隱處

上聲

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

史循吏傳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

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左宣十二年傳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杜註叔敖也

里奚事見

形旬反 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

音佩 戾也動心忍性

謂竦荀勇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

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

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

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

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聲微故必事理

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

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

悉非反

則是

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有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去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



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上聲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

違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孟子集注卷之三

張奇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

性而知天所以造七到反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

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

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

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

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

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孟子集注卷之三

二

通志堂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音福者知正命則不處上聲危

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屨械也梏音活沃反平械也言犯罪而死與立巖

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

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

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去聲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上聲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各音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音日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

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

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

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

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已以下去聲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

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驕二反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



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

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

矣

欲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驩胡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

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名積字相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

而去去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

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

苦窳也舜事見公孫丑上史記正義曰苦窳如監音古麗也窳音庾病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

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

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

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去聲延陶之非如霸者但

小小補塞先則其罅虛詞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

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

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

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

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

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



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賢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疾丑為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左襄二十三年

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句反龍在田天下文明

者見易乾卦○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

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



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樂音洛土與皆去聲下並同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sup>俞例</sup>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

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

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sup>去聲</sup>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去聲也晬

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形句反下同也晬

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

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

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

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

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

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

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

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謂反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欽管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三十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

形句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

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



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揚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

毫利物是也列子楊朱篇揚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

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陟沒反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者

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去聲錘直為反也所以稱平聲

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

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

是默識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

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

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



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略反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祁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

通志堂



相類皆聖賢微顯闡

齒淺反

幽之意也

四字本杜預左氏傳序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

辟讀作譬音切

八尺曰仞

曰集註於夫子之牆數仞云七尺曰仞今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

歟琴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以此

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

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

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

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

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

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

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皆古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舍音捨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惡平聲



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蹠音徒訢與依同樂音洛

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

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

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

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

皆云羨

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孟子曰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三百十七  
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音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音食

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

儀幣帛而後發見形面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

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如踐言之踐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

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



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若忝反○程子曰此言聖人盡  
 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  
 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聲其名衆人  
 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  
 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紿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紿之忍反

紿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  
 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  
 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  
 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  
 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去聲其母練  
 冠麻衣縗七緇反緣俞緇反既葬除之按儀禮喪服章註公子君之庶子也疑當時



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扶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去智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久力已至

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

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

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悲檢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受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

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

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



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木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

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

去聲夫音扶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

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真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三者之弊

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弛施紙反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

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



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去聲下同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去聲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歆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

齒決齧音結反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母放飯母流歆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

齒決注乾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

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



二百六十三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三  
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

其血肉也復扶又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箋見以前篇以土

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

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同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興

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

者則有之如召音邵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

傳盟于召陵喜服楚也胡傳序桓績也楊子亦曰春秋美召陵

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

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

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

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

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楯豎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

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

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

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聲不

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音折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字輪也千書

序作百按出車之法一車甲士三人在車上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則三百兩計二萬二千五百人孔安國云虎賁勇士皆百夫長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

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

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推擊而上問桓公曰敢問

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子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袴之忍反果說文作媧烏果

飯食也糗乾

音十音備

也茹亦食也袵畫

俗作畫

衣也二女

堯二女也果女侍也

語錄趙氏以果為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

言聖人之心不

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去聲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

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六二五九

平德



三十四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

之稅此以賦斂力驗反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

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囿圍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

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

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

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

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

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

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聲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

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

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

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以祀之周禮大司

稷之壇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

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壝埤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

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

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版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蓋國以



四百廿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  
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趙岐註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至微賤也然得其心

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

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成盛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聲民禦災捍音患

則毀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通

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音色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有八者先嗇一也若神農也司嗇二也后稷是也農三也若田畯也郵表畷四也郵表畷謂田畯之官幹約百姓於井間之處貓虎五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其神而祭之也坊六也水庸七也坊與水庸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也昆蟲八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也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謂不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外國本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禮記祭義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正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平聲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所訕反理賴也今按漢書

無俚音里方言亦訓賴前漢李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緊而自殺非能勇也士畫無俚之至耳音灼曰揚

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

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昭昭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明也昏昏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憂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去聲斷徒玩反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高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追音堆慕追音禮



豐氏曰追鍾紐

紐女九反

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鍾縣平

不仁

齊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鍾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鍾之上

蠹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

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

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

車之駕馬其數不同中兩馬謂之服服旁兩馬謂之駟夫

馬謂

脫驂即此也古者為大夫方許駕四馬天子用六馬驂旁兩

之駢

城中之涂與途通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

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

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

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

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

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

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

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

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之適也負

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

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趙岐註馮姓婦名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去聲不能皆如其願則

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史記孔子適齊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

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愚按所稟者

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



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  
 無不脗武粉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  
 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  
 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  
 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  
 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  
 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  
 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  
 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

之謂信

克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又反可見之迹則不思

不勉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

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

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下同仁矣樂正子志

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

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

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

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聲矣



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罾也罾其足也言

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

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

之至義之盡也

六字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

秋力役取之於冬

按記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故民間之布縷必取於夏孟秋之月曲農乃登穀仲秋乃令有

司趣民收斂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故粟米取之於秋古者三時不害於農豳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公宮故力役取之於冬又按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田獵追寇賊則盡行又豐年則公用三日中年則一日無年則一日而已凶札則不用之

以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



之法亦此意也

近思錄晦翁云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此兩稅也  
緡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久此三限也

尹

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一呂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

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入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者問於孟子也慶

與叟同

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

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

有固不為

去聲

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



六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四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

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餽音忝



銛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銛即此意也便平佞

隱默皆有意探取於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

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

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丁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勿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則帶

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

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

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

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

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

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矣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為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

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

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聲而為矣此

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見史記本傳江都王好勇嘗謂仲舒曰孔子稱股有三仁魯句踐范蠡

十夫種謀伐吳遂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對曰粵本無一仁夫仁者

云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

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

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

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

穰楚危反殷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穰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下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子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

爾雅羊棗俗呼為羊矢棗又名遵

曾子

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

聶之涉反箋見論語鄉黨篇

炙

之夜反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通志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  
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狷音綸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  
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  
知恥自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  
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莊子

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  
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  
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  
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

見檀弓

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  
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

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敷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角反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

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慤以救此其事業又見富國及正論等篇

故鄉里所謂愿

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去聲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踴其禹反闒音奄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七

二十一

甲德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狃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人奄如今之宦者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去聲也禹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老

孟子集注卷之七

二十一

通志堂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  
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  
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  
不獫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  
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  
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  
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去聲正君子  
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

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  
曰君子取夫扶音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  
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上聲於鄉原而欲  
痛絕之者為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音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年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反也為湯左相去聲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

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十六年孔子卒及平年而

悼公立八十四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

則孟子必生於穆共之間以梁惠王見之而稱叟則其年先後可槩見矣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

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又反有聞

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

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

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者世之下必將有

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

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

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



四十一  
孟子集註纂笈卷十四  
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  
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  
不行百世無善治去聲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  
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  
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  
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  
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去聲  
情也哉

林伯

孟子集註纂笈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柷棬柷音杯棬音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居旅反柷棬屈木所

為若卮匱音移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人九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又曰孟子曰今人之性善

將皆失其性故也此篇反覆辯孟子云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柷棬乎將戕賊杞柳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一

通志堂



而後以為栝棧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棧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滌音螢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

楊子善惡混之說

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愚謂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一句即如告子認氣為性而司馬公云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之教也是皆得其偏而

遺其本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善至多惡至少為聖人惡至多善至少為愚人善惡相半為中人用詳著其說庶可合而觀之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  
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  
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語錄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  
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  
捉足之運奔皆性也  
只說得個形而下者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  
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楚  
宜二反  
別也必列  
反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  
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  
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  
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



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橫繆靡幼戾紛紜舛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

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一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行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



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  
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  
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嗜同  
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  
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  
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  
於鹵音魯  
音葬  
莫補莫厚  
母黨三反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  
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

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炙之義。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定字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



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個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

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扶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鑠式灼反惡去聲  
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  
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  
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  
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  
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  
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

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  
詩作彛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  
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  
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  
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  
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



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  
 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  
 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  
 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  
 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  
 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去聲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  
 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  
 而不可以無省悉非反察矯揉人九反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  
 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麩大麥也耰覆敷救反種上聲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  
 也磽瘠音夕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



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

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齊桓公臣能辨淄澠水二水味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

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疏山有扶蘇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音患○二句本爾雅犬

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上聲物為義體用之謂也

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

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

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

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

生長上聲下同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徒反

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

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

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下戒反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句反 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

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音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 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



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聲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悉井反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易去聲暴步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

口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

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元祐經筵奏劄人主

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

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下同踈小人易親是以寡

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

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  
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  
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咄當沒反啐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

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

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

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

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



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平聲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未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

反 悉井 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

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

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不

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

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聲人惕然有深省悉井反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

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之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櫝音價楨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櫝梓也皆美材也楨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日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茂明婺州人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



稊杜兮反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

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去聲抵隙

乞逆反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

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

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

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

善也叢說天爵亦是天命則義理之命故思則得趙孟晉卿也能以



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萑音蹄稗音蒲賣反夫音扶

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



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萁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聲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音古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

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